

完美的信徒：约翰希斯洛博士(Dr. John Hislop)

7月2日是神圣的导师节(Guru Purnima)，一个向导师表达敬意的日子。世界各地的信徒在这一天感谢伟大导师薄伽梵峇峇，引领大家走向永恒的平和之道。懂得感恩是一件好事，但是，什么才是至尊峇峇所想要的呢？其实对峇峇来说‘赞美’并不重要，信徒在灵修道上的修养才是重要的，是信徒表达谢意的最佳方式。就像老师因为学生，画家因为画作，雕塑家因为雕塑品，上师因其弟子而闻名一样，神化身最在意的是祂的信徒。一个完美的信徒应当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践行神的教导，如此反映神的荣耀。他成为一个工具，一个导引，带领信众进入神的爱的轨道。作为引线，他将众人带领到感受神之爱的道路上。如此，才能真正地表达对导师的感恩。约翰希斯洛博士(Dr. John Hislop)就是这样一位薄伽梵信徒。

希斯洛是将薄伽梵峇峇福音传遍世界的杰出的信徒之一。在18岁的那一年，他去了太平洋大溪地历险。在那里，他遇到一位牧师，牧师与他分享有关神智学(Theosophy)的信息。一回到洛杉矶，希斯洛马上加入神智学协会(Theosophical Society)，因为他要为人类服务。不久，他就积极投身于由安妮贝仙博士(Dr. Annie Besant)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嘉(Ojai)成立的神智学协会的活动。

在奥嘉，希斯洛认识了来自印度的克里斯南慕地(J. Krishnamurthi)，这位被安妮贝仙誉为‘世界导师’的修行者。希斯洛说：“克里斯南慕地和贝仙博士有如地平线上升起的巨人。当时我认为只有他们两人才是真正寻找到了生命真相的人。我永远衷心感激贝仙博士和克里斯南导师对一位放荡不羁的年青人的慈祥 and 耐心。但是，作为克里斯南慕地的追随者，智慧却没有在我的内心萌芽。”

其间，希斯洛继续深造，并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经历一段教书生涯后，他转入商界，并大获成功。同时，他与维多利亚成婚，妻子与他共享哲学的热忱。希斯洛和维多利亚一起，追随一个导师到另一个导师，直到50年代认识了当时屡上西方报纸头条新闻的玛哈里斯·玛希士瑜伽师(Maharishi Mahesh Yogi)。他俩拜他为师从而结束了多年的寻觅和飘荡。然而，二十五年过去了，他俩寻觅的那个‘东西’一直没有出现。

1958年，希斯洛来到印度的喜玛拉雅山帮助玛希士瑜伽师设立一间禅修学院。由于他的美国身份，他一开始被误以为是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简称CIA)的特工。过后，他们允许他展开工作。在这时期，希斯洛休假到缅甸去，学习佛教徒实行的内观调息静坐法

(Vipassana Meditation)。希斯洛认为佛教的灵修风格是迷人而美妙的。他说：“佛家的灵修是一种心、识之道。虽然我非常赏识也非常庆幸能够涉猎这个法门，但却感到自己的内心了无生气。我有着一颗干涸的‘西方人的心’，心中的爱，真是太少了。我开始领悟到，内观调息静坐法对世俗的人，可能会有危险。一个人如果要妥善修持内观调息静坐法，他就应该出家...”

这时候，缅甸开始封闭，不再对外开放。希斯洛只好打消继续留在缅甸出家为僧的念头。由于缺乏其他可选择的修持途径，他继续修持调息静坐法。如此，又过去了几年。

“1968年，内人和我第一次听到峇峇，是一位到过印度的女士向我的一位朋友谈起的。她带回来一些圣灰，一枚美丽的戒指，说是高深莫测的峇峇送给她的礼物。她有讲不完的神奇故事。一句殊胜的话触动了我的心弦。那位女士说，她和峇峇在一起时，感觉到自己的性格改变了，而那改变在她回到家后仍旧持续下去。这句话在我的心中造成莫大震荡。是否真有这样的人，他的生命竟如此玄奥，如此强大，如此神奇，如此神圣，以致能够改变人心的地步？如果真有一位这样的人活在今日的世界，那么在我的生命中，便没有任何事情比去寻找他更加紧要了。我衷心祷告，希望他以恩宠和慈悲来触摸我那颗干涸了的心房，使它再度充满活力，生气蓬勃起来。

星期一我和内人听到峇峇的故事，在同一周内，我们就乘机飞到印度。见到了峇峇，我毫不怀疑，马上知道在面前的这位，正是智慧的真实源头。要用笔墨来形容和峇峇初次会面对我所产生的影响，不只困难而且是不可能的。我整个生命深深的受到影响和改变。于是，峇峇立即成了我生命的枢纽，至今不变。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我的世界在他的跟前消失了。我的整个意识全被吸引向内，直到‘觉’的最玄微的层次，峇峇以爱呈现在我的内心。这爱是千真万确的，而峇峇就是爱也一样千真万确。我的看法是，只有神才有可能以爱进入我的心中。从那时候开始，这股与主同在的圣洁感受，始终保持不变...我自己深感惊讶，虽然我一直用理性推理的方法去进行灵修生活，可是当我一旦看到峇峇，便很自然地认为虔敬之途 (Devotional Path) 才是自己的道路。”



斯瓦米赐予希斯洛无数次体验神的经历，以便后者能感受到全方面的神性。峇峇还接受希斯洛无数次的会面 and 采访，详细地回答他的问题，在希斯洛患病期间救治他，为他化解灾难，变现物品给他，甚至以基士拿的形相显现赐福予他。我们就从峇峇变现一个十字架给希斯洛的著名故事开始吧！有趣的是，这个十字架是在1973年的湿婆之夜 (Mahasivarathri)，在森林深处变现的！当时峇峇与一小群人一起庆祝这个神圣的节日。让我们听听希斯洛回忆这件事：

“十字架是峇峇在湿婆之夜，这个非常祥瑞的日子变现出来的。1973年，在湿婆之夜前夕，我们接到通知，要求作好明天一大早就远行的准备。只有安放好行李，准备开车时，我们才会知道目的地。斯瓦米决定，只能有极少数人随行。我们的目的地是旁德坡森林 (Bandipur Forest) 的旁

德坡野生动物保护区，离开迈梭(Mysore)省有好几个小时路程。中午过后不久，我们抵达森林区的客栈。第二天早晨，我们坐上汽车，在森林局人员的引导下，故意弯曲迂迴地行驶，希望能遇上成群野象，可是大象全都躲藏起来，一头也看不见。然而，这次驱车翻越山岭却有更重要的目的。

过桥的时候，峇峇表示，桥下干涸了的沙土河床，就是要找的福地了。车队在路旁停了下来，我们爬下河堤，向沙质河床走去。我走在峇峇身旁。当我们经过一株小灌木时，峇峇摘下两根枝桠，把它们叠在一起，问我道：‘希斯洛，这是什么？’



‘唔，斯瓦米，那是十字架。’我回答道。接着，峇峇把枝桠握在掌心，向着拳头的拇指与食指间，吹了三口很是缓长的气。然后他打开手掌，变现出一个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他把十字架交给我。他说：‘这是耶稣离开他的躯体时的真实情况。不是艺术家所想象或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他的肚子陷了下去，肋骨全都暴露出来。他已经八天没有进食了。’

我看着十字架，说不出话来。峇峇接下去说：‘十字架的木头，来自基督被钉死的那个十字架。经过了两千年，再要找回那些木头，就得多费些时间。基督的样子是他死时的样子，那是一张死亡的脸孔。’

我发觉有一点奇怪之处，便问峇峇：‘斯瓦米，十字架顶上的洞，到底是什么？’峇峇回答说：‘十字架原本是挂在杆子上的。’

峇峇变现十字架后不久，我们就在沙质河床上庆祝 Sivarathri，信徒颂唱峇赞，峇峇吐出一个林甘(Lingam)，象征创造的意义和纪念这神圣的日子。”

几年后，一些美国信徒问斯瓦米关于祂变现给希斯洛的十字架。峇峇回答道：“是的。当我寻找那些木料时，十字架的材料已全部分解，回到原来的元素状态了。我找到那些元素，把它们重新组合，凑足一个十字架的材料。斯瓦米很少干扰大自然，但偶尔会为一位信徒而做。”

十字架上的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几个月后，当希斯洛把十字架交给几个朋友观看时，他们经历了以下事情，他说：

“几个星期后，我们回到墨西哥的家。不久，便亲眼看到与十字架有关的一连串神奇事迹... 这时大概是下午五点钟。墨西哥海岸上空，一片晴朗，十分平静。蓦地间响起一声巨雷，我们向窗口望去，看到电光从一堆乌云层中放射出来。一阵狂风吹进屋里，愤怒地把门窗吹得乒乓乱响，差一点把玻璃震碎了。窗帘四处乱飞。我们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感到愕然。我的妻子立即说：‘现在是下午五点，那是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辰。现在发生的事情，圣经也有记载。’后来她拿来一本圣经，大家一同翻阅，找到了那段记载：基督离开他的躯体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殿里的帘布被风使劲地吹打。我们一致认定，发生在眼前的，是一幕超乎常人所能想象的奇迹。我们目击了基督受难的实况。第二天，圣地牙哥各报章简约报道了墨西哥海岸，靠近恩仙纳附近所发生的，突如其来的神秘风暴... 大约一年后，我把这件事的始末完完整整寄给范尼班达博士(Dr. Eruch B. Fanibanda)，作为他出版《圣灵的踪影》(Vision of the Divine)这本书之用。他把稿件拿给峇峇看。峇峇看后说道，事情的发生和所记叙的完全吻合。它的意义也如同所述，正确无误。”

我们不时听到薄伽梵峇峇在危险和灾难时刻挽救信徒的事迹。斯瓦米也曾经为希斯洛消灾解难，但希斯洛的经验非常地与众不同。



“1973年傍晚八点，我离开平达弯回班加罗尔。我们五个人共乘一辆计程车，加上司机总共六个人。班加罗尔公路只有两条车道。出了平达弯数哩后，我们超越一辆公共汽车。司机看到前面的灯光，估计有足够时间超越公共汽车。他真是大错特错！前面的灯光是一部高速疾驰，迎面而来的车子....”

这段路非常危险。马路在修补中，泥土和石头高高的堆积在沿途路旁。因此，迎面而来的车子根本不能闪避到路旁去。我们的情形也是一样，左边是公共汽车，右边是修路的材料。这时候，对面的车子已经来到面前，面对面了。一个愚蠢的司机在那部车子内，另一个同样愚蠢的司机在我们这部车子里！

那部迎面而来的车子的灯光，照在我们计程车的挡风镜上。两部车子大概相距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了。我们惶恐万分，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没有人想到峇峇或呼喊祂。我们以为自己死了，惊惶失措地等待相撞的那一刻。可是，就在那时刻，发生了常理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前一瞬间，两部车子面对面，快要发生死亡车祸了。后一瞬间，迎面而来的车子却落在我们车子的后头。我们前面的道路空荡荡的，我们继续超越公共汽车。我们回过头去，看到那部车子红色的车后灯，在黑暗中远去。车祸没有发生....”

第二天上午，我们照常在八点左右坐车子到平达弯，在走廊等待峇峇出来赐福大家。他一踏出房间，我便上前去摸那双莲花脚，说道：‘我们要感谢峇峇，昨晚救了我们。’

峇峇笑着道：‘是的，非常危急。你们太过害怕，以致没有人喊斯瓦米！但斯瓦米到底还是救了你们。’然后他用德鲁古（Telegu）语告诉一群男子整个事件的经过。

于是我说：‘斯瓦米，为了救我们你改变了时间和空间。’峇峇只是笑笑并没回答。”

有时候，峇峇会赐福予一些信徒，化身为其所膜拜的神的形相显现。希斯洛很幸运地窥见峇峇化身为斯里基士拿。以下是希斯洛所说的故事：

“好几年前，我坐在峇峇的汽车内。他和另两位信徒坐在后座，我和司机在前座。这时，车子正朝向布达峇地开去。以乘客身份和峇峇共同坐一部车子外出，是一件使人难忘的事....”

在途中，也许是半路，这时峇峇在谈话，我转过身去，我呆住了，不能呼吸。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使我呆住和停止呼吸的正是祂的脸孔。我所熟悉的那张脸孔不见了。眼前的却是一张极其美丽的脸孔。造型和轮廓和我们所敬爱的赛大不相同。那张脸孔的魅力竟是如此巨大，如此的难以抗拒，以致我的心产生了好似病危时的绞痛。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不曾相片或名家的绘画中看过如此迷人、如此美丽的脸孔。那张脸孔是不可能凭脑子或构思想像出来的，它的美丽，更是现实生活中难以接受的。

他的脸蓝色，不是普通的蓝色，也不是画家画斯里·基士拿时所用的那种蓝色。它是深蓝的，像有时在一望无际的晴空所看到的那种天鹅绒的蓝；又像站在甲板上，眺望无涯的太平洋时，有时候所看到的蓝。除此之外，我再也无法描绘它。



我的眼睛被峇峇的脸吸住，移不开来。那两位和峇峇坐在一起的人，开始以迷惑的眼光看我...

过了数哩后，坐在峇峇左边的斯里·维达拉·劳勿（Sri Vittal Rao）问我道：‘希斯洛，你为什么这样看峇峇？’

我没有搭腔，却反问峇峇：‘斯瓦米，那蓝色是什么？’

祂回答说：‘噢，那个呀！每当深奥莫测的事物出现时，它便呈现深蓝色。’

色。’

这件事的对话到此结束。很自然的，我的心在想，也许是主基士拿。但是，在当时或这次体验之前的任何时候，我从来不曾以斯里·基士拿称呼过峇峇。”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直到 1975 年 11 月。有一天，生日过后不久，斯瓦米召见某个家庭，同时也把希斯洛叫进去。

“过了一会，峇峇对我说：‘希斯洛，告诉他们一些你的体验吧。’恭敬不如从命，我先说一些故事，然后把上述的事件（关于深蓝色的脸孔）告诉他们。一个男子大为感动，脱口而说：‘啊！那肯定是主基士拿。’峇峇笑道：‘对的，就是基士拿。不是画家所能描绘或作家所能想象的。我给希斯洛看基士拿的真实形相。’”

希斯洛有很多峇峇恩赐的奇妙经验，明显地他是峇峇特选的信徒。以下是他描述峇峇无所不在的体验。

“一连三年我到百善地尼乐园会见峇峇。回到美国，我一下飞机，就感觉从头发起，峇峇的头部和肩膀与我的身体重叠一起。所以我对祂说：‘斯瓦米，欢迎您到美国来。’那个感觉一连三年延续着。我每到一个地方，斯瓦米就会站在房间里。当我在中心与人谈话时，斯瓦米就站在房内每一个人的身后。我望向墙壁，就会看见一排的斯瓦米沿着墙边站着。那个现象最终于三年后结束。我告诉斯瓦米：‘斯瓦米，现在那个现象已结束了。’斯瓦米说：‘希斯洛，难道你不知道所有现象都会结束吗？’祂接着说：‘之前，你无需做出任何努力就可以看到斯瓦米的显现。从现在开始，你要刻意去想象斯瓦米的无所不在。’我记住，并一直付诸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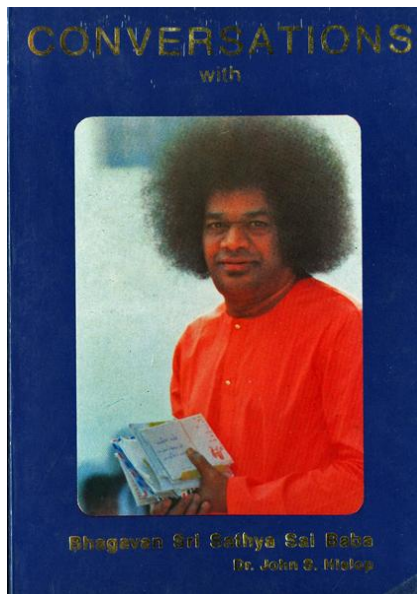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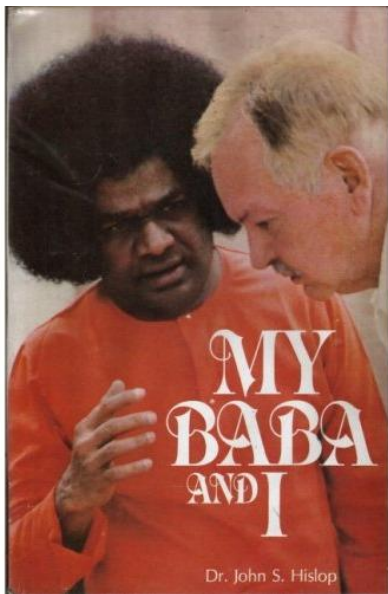
希斯洛又描述了他的另一个奇特经验：

“有一次，斯瓦米到马德拉斯，出乎意料地去探访一家信徒。须知，当至尊到访时，信徒都希望以鲜花、水果和其他物品来迎接祂。这家主人也不例外。

抵达那家门口时，斯瓦米敲门。应门的女主人一看到斯瓦米，不禁惊叫：‘噢，斯瓦米，看到您，我太高兴了。但是，斯瓦米，您没说要来，我没什么东西来迎接您。我没有水果和鲜花，我什么都没有。’这位女士感到很懊恼。斯瓦米对她说：‘别担心，别担心。’接着，斯瓦米转身向祂的车子示意。

从车上飘出两个拥有一对翅膀的天使，手中托着一个银盘，装着水果，鲜花和其他物品，都是一些这位女士想要迎接斯瓦米的供品。天使把银盘拿到屋前交给这位女主人。斯瓦米转向天使，挥手要他们回到车里。天使飘向车子，叠起翅膀，进入汽车，消失无踪。”

多年过后，有一回，斯瓦米乘巴士车带领学生到马德拉斯观光学习。首先，祂带学生们到那位女主人的家。女主人看到巴士上的学生，赶紧进入屋内把银盘拿出来，向他们讲述这段‘有翅膀的天使’的故事。



经过多年的追寻探索和未完成的期待，斯瓦米终于让希斯洛接近身旁，并赐予他无尽福乐。希斯洛把握这难得的机会，无私奉献，充当义务大使，以演讲和书籍传播峇峇的福音到世界各地。即使患上癌症，他还是到处旅行，义不容辞地讲述这位他发现的主。他说：

“在这摩登时代，枯燥无味的生活是大数人的体验。眼看世人在疯狂追寻诱惑和感官的快乐，成年人都不约而同地祈祷：主啊，请让我的心充满新希望，让爱的河流再度在我心中澎湃地流淌。

对我来说，峇峇的最大奇迹是：信奉祂后，束缚的心就会获得解放。看到祂，知道祂绝不会抛弃你，是一个最奇妙的感觉。有此倚靠，心充满了喜乐。对峇峇的爱与日俱增。祂是信徒的圣父母。对祂的爱可以毫无保留，不必任何防备，也没有恐惧...”

直到最后的日子，希斯洛还是不停地诵念峇峇的圣名。朋友们围绕着他，不停地诵赞‘OM’，送别他的灵魂离开肉体到永恒的憩息地 - 峇峇的莲花足下。过了一段时间后，峇峇问坐在走廊的一个美国信徒：“希斯洛在那里？”信徒向上望，表示希斯洛就在天堂。峇峇接着说：“他已在我这里。一个好人，一直想着斯瓦米，一直在为斯瓦米工作。”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评语了。

取自：赛电台电子杂志（E-Magazine）2004年7月刊